

# 触摸到历史脉搏与形象体温

——评蒋胜男的《燕云台》 □肖涛

1999年触网至今笔耕不辍的蒋胜男，被誉为当今网络文学历史类型小说的领军人物，既是浙江温州与中国网络文学20年的亲历者和撰写者，也是网络文学由“IP热”到“新文创”转变的一位现象级作家。“蒋胜男现象”不仅成为浙江网络文学作家向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不断学习并汲取丰富营养的样本，更是温州互联网+“新文创”通过文学IP全产业链发展联动而赋能中国符号的奇迹：传承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塑造网文历史题材中的巾帼豪杰，谱写21世纪历史小说叙事新样式。

蒋胜男始终专注于女性题材历史小说，其讲故事方式与中国传统艺术手法和现当代文学作家追求相輔相成，既讲究风格创新突破，又注重塑造鲜明形象。同为女大主的故事，《半月传》从秦宣太后(半月)角度出发，以如椽巨笔描绘出一幅“女人天下”的壮美画卷，全景展现大争之世群雄逐鹿的宏伟画卷，《燕云台》则更进一步，不仅毫无宫斗争宠，且视野更为宏阔，代表着蒋胜男新历史小说叙事的新境界。凭借对中国历史的熟稔理解与对女性成长的深刻体悟，蒋胜男将零落不全的史料整合成了有机话语体。严谨周密的逻辑肌理，丰富史料的别裁撷取，生动感人的细节描写，莫不形神兼备；主题价值意蕴的经营，人物性格命运的掌控，情节结构的运转，咸皆锋芒流。

《燕云台》以契丹辽国着力于推行汉制改革、谋求宋辽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为背景，全息呈现铁血红颜、鲜衣怒马的萧太后恢弘传奇的一生。若问为何宋辽，为何萧燕燕，概因变革之难，古来有之。须知宋辽夏三国并立适逢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千年禧年，此时欧洲尚处于黑暗世纪的黎明前，中国处于世界史上“近代性转型”的转捩点，并开辟出远超前时期欧洲的“中国版文艺复兴”。澶渊之盟，既奠定辽宋长达一百多年的和平年代，又是中华民族为缔结民族共同体而在“一带一路”历史洪流中，极为难得的一段以民族认同而消除差异、以和平相处而化解战争、以融合共荣而谋求国运民生发展的辉煌时期。

《燕云台》是一部透过文字而能触摸到历史脉搏与形象体温的小说，可谓是有情的家国往事，深情的历史故事、共情的人物叙事。既往历史文学叙事中对宋辽夏的各种评书演绎，多存在着雷同化和脸谱化现象。诸如《呼家将》《狄青演义》《杨家将》《岳飞传》等，皆以宋代昏君在世而奸臣当道，遂致忠臣良将义士报国无门为主旨，而辽则动辄妖魔鬼魔化，复则一概粗浅简化，导致千篇一律，众口一词。《燕云台》中，蒋胜男延续了其惯以中国历史知名女性为主角的叙事方式，把小人物当成大人物来塑造，把大人物当成小人物来经营。从外貌到心理，从言语到行动，于习俗仪式中过渡衔接，在家长里短中铺垫冲突变故，借伦常关系植入桥段戏份，使得小说充满代入感、体验度和共情性。

其题材淡化后宫争宠，其旨趣忽略尔虞我诈，其情节漠视争权夺利，其章法屏蔽阴谋诡计，而以民族融合发展为重心，以人间正道是沧桑为基调，《燕云台》之以着力于书写契丹大辽巾帼萧燕燕女性世界中的爱恨情仇与悲欢离合为立意，谱写了一部女性政治家的传奇心灵史。萧燕燕从小女生到大女人，从少女到母亲，从三妹到皇后，从连襟到君臣，既牵连着个人成长中难免的情感纠葛，又浓缩着人生天地间永存的悲欢离合。蒋胜男凭借对人性命运的深切理解，对女性心理的体察入微，对姐妹亲情关系的细腻密织，使得《燕云台》大开大阖又虚实结合的叙述手法，既契合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又能满足国外粉丝兴趣。

《燕云台》故事主线以萧燕燕为推进契丹汉化与民族融合的改制进程为主线，以萧燕燕与韩德让的爱情、与大姐萧胡辇二姐乌骨里的姐妹情为副线，如此构成从蒋胜男早期的《西施入吴》《花蕊夫人》等便已形成，鉴于时属

练笔之作，它们尚未成运转自如、运斤成风的叙事技巧。与《半月传》专述半月生平并串联起商鞅变法、群雄并起争霸天下等真实历史事件又串联起威王、秦惠文王、赵武灵王、屈原、黄歇、张仪、苏秦、公孙衍、白起等历史人物的大格局的人物传记体历史小说之迥异处，在于《燕云台》主线一以贯之，副线串珠缀联，沿袭并激活了《水浒传》《儒林外史》《海上花列传》等由来已久的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的“穿插藏闪”手法。

所谓“穿插藏闪”，即由具结构价值的男女主人公作为外在情节枢纽，沟通各个叙事单元。“穿插”使得故事主线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结构显现出错落有致、摇曳多姿的波段效应。比如萧燕燕出场时，已然少女，她与父亲萧思温之间探讨的问题，则借助于萧思温的回溯性视角，而完成对祥古山事变导致耶律璟称帝以来的各种大肆杀戮等事相的补叙，此类事相成了历史本事、叙述话语与个人记忆的糅合体。“藏闪”则见于伏笔迎笔严丝合缝又伏脉千里，腾挪跌宕且溢光流彩，事节前后参差映照，框架严整紧凑如榫榫。这不仅令故事好看，剧情隐晦曲折，跌宕起伏；节奏也快慢结合，张力尽显。比如大姐萧胡辇与萧燕燕的关系，仿若母女：“每次燕燕闹腾，总得胡辇出来，才能够镇压得了这个小魔星”。最终姐妹却酿出了一出为情人谋反而反目、大动干戈的亲情伦理剧，夯实了小说主题意蕴层。

网络文学“浙江模式”影响日隆，成为独树一帜的当代文学(文化)现象，蒋胜男可谓功不可没。倘再放眼回溯20年，不难发现“玄幻”与“历史”仍属网络文学大花园中家喻户晓、口碑载道的两大门类。随着中国网络文学日趋成熟，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也接踵浮出水面，如同为浙籍网络作家的阿耐，其《大江东去》《都挺好》《欢乐颂》《大江大河》等风靡一时。而专于女性历史题材的蒋胜男，一直在告别单一男女恋爱或多方恶斗模式、官斗套路及架空穿越路数，更趋向于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精耕细作与情感伦理、价值观念等软实力因素的织造传播，推导出如《半月传》《燕云台》等致敬“中国女性”的口碑之作。这些携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历史类型及其以女频、女性向等主打“她世纪”中国风的网络文学产品，辅之以关注民族融合与汉制改革进程的“一带一路”历史题材，之于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间正道的读者而言，极易代入认同，引发共情共振。

但历史类型网络小说毕竟不同于仙侠、玄幻、修真、都市、科幻等类型，要想出彩，需有相当历史文化积累，如蒋胜男《半月传》《燕云台》这种宏篇巨著至少苦心孤诣数年。网络文学历史题材又是历史最为悠久、读者群基数最为庞大的形塑“经典化文学”的主打产品之一，它通过描述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而再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风貌与秩序发展趋势。这就要求历史小说作家的创作态度必须与时俱进，不仅与受众保持互动往来，更需兼顾粉丝读者的接受趣味、习惯爱好、认知能力、情感诉求等等。比如萧燕燕出场：

紫荆之乱，已经过去十五年了。上京皇城的一处庭院中，窗前垂柳嫩芽初绽。一个红衣少女站在书房窗前，跺脚问室内的中年男人：“那么，后来呢？”

北府宰相萧思温悠悠地喝了口茶，问：“什么后来？”这少女正是萧思温的幼女，名叫燕燕。她闻言急了：“祥古山事变后来怎么样了？”

这种传统评书中的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相结合的转述手法，非常接地气，让人物和读者都会产生沉浸感。作家则旁征博引，将长期阅读积累的大量史料逐一消化，严丝合缝融入其中，成为作家、人物、读者共享共鸣的文学语言制品。

萧太后是中国历史上惟一论才能和功绩可与武则天相提并论的女强人，但各种版本中的武则天，其人生



轨迹，饶是苦心积虑，勾心斗角，却也仅仅拘囿于王朝兴衰与一己一家私欲，宏大主题始终难免沦为后宫琐屑叙事的“秘史艳闻”。唯独萧太后终其一生，力主推动改革辽制与力求改变游牧风俗，促使辽国向封建制度转变，谋求契丹汉族和谐共处，实现辽宋和平发展；两次伐宋缔结澶渊之盟，改变辽宋关系，从此带动辽国进入盛世。她一生又被两个男人深爱着：“我这一生很幸运，遇到了你和先帝。先帝教会了我怎么做一统统治者，你辅佐我成为百姓爱戴的好君王。我们之间虽有波折，最终却能相守到白头。自古为政者，少有像我这样感情圆满，功业千秋，儿孙孝顺的，此生无憾了。”较之武则天乃至汉代吕后、晚清慈禧太后等，家庭、爱情、功业皆圆满者，唯有萧燕燕。

我们更应看到，历史小说终究需要依据历史事实。却又不同于历史教科书，它可以作适当想象、概括和虚构，但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应有历史根据，力求真实与虚构相统一：既具有历史资料价值，给人提供某种借鉴，又要为现实生活服务，如此作家与读者能共同以审美眼光去了解历史、反思历史、总结历史，获得认知与审美上的多重受益。这也必然导致历史题材书写中存在着“主体性”之争，无论作者还是人物、题材、主题层面，女性作家与女性主人公往往处于身份缺位、自我迷失或甘愿次要角色陪衬地位，或多或少存在着叙事态度、形象设置和修辞论理上的“泛男权化”或“泛娱乐化”趋向。随着历史题材书写的日益丰富，影视改编不断刷新，作者数量递增，话题度飙升，原来专属男性作家与男主的文化书写权力与历史知识鸿沟已然消除。正是凭借严肃的历史认知、严格的性格刻画和严谨的叙事态度，《燕云台》不仅是辽宋争夺燕云十六州时代的百科全书，又是爱情、事业、家庭皆圆满的女性教科书。它所蕴含的中国女性成长经验和成功模式，更契合当今“她世纪”的教育理念和励志范例。

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以蒋胜男等为领军人物的新历史小说网络小说正凭借其独具的中国特色、浓郁的时代特征、鲜明的民族样态、饱满的女性形象、深厚的中国故事底蕴，而为国内读者和外国友人打开了一个了解中国女性的视窗。

## 创作谈

为什么是辽？为什么是萧燕燕？这大概是每一个打开《燕云台》的读者对我所创作的故事背景、以及选人角度的最初疑惑。

我们过去比较多习惯于这样的历史书写：以大一统王朝作为背景下的皇权争斗、清官反腐、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权力博弈，官场的明争暗斗。这个类型出了许多精品，但同时也容易形成写作历史小说的模式化。作为亲身经历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作为在网络生态下地球村概念的一代人，我想比起大一统时代之下权力内卷化的历史小说我们已经看得太多，我们向书中寻找的，其实是时代的困惑。过去“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历史表述方式在新的时代前，是否还可以有另一种表述方式？

我们能否向历史去叩问，我们的前人在面临同样的问题时，是怎么处理的。我们是否想到另一种类型的历史小说，是否想知道在某个“大变局”面前，身处其中的人会不会想，在他当时的环境中，会如何选择。

当人类站在历史和命运的十字路口，其实并没有绝对的政治正确就能成功，恰恰相反，很可能是那个时代最聪明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而研读者能提供的，就是给这个世界更多的案例和解读方式，可以提供下一个十字路口的人们，能够有更多案例可选择。

而我们是怎样找到这个思维模式，怎么样在不同的文化思维传统下互相理解，去寻找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

尤其是《半月传》以后，这个想法强烈了。惯常的创作思路，通常会因为秦一统天下，而只愿意陈述秦的绝对正确。但法家文化的确助秦一统天下，可是汉朝前期推行的是道家的黄老之术，这是出自楚国，而后的儒家又是出自齐鲁。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百家的文化都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丰厚遗产。我们应该从前人的智慧中去学习，在地球村这个时代重要的不是在冲突、对立中谁取得暂时的胜利，而是谁能够在多元文化中取得共融共存。

在《半月传》之前，我就有对于宋辽夏创作的设想。原本只是打算从北宋一个点切入来写，然而随着资料挖掘的不断深入，创作越来越沾染于其中的时候，我发现对于这个时代而言，仅仅只有一个是故事是不够的，对于历史的触摸，不仅仅只是时时一地一区域思维的限定，而应该站在大历史大视野的格局去重新看待那个时代的风起云涌。

我想，我们不止是用宋的眼光看辽和夏，还应该用辽的眼光看宋和夏、用夏的眼光看宋和辽。换了一种视角去看历史，也更能去理解当时这些历史人物为什么会去做那样的抉择。

历史长河中每一个留下来的人物都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而澶渊之盟是一个划时代的标记。当时的宋辽统治者考虑到唐末以来100多年的战乱，克制住了自己的政治欲望，120年的和平带来了宋的文化繁荣昌盛和辽的发达，也为后世提供了解决修昔底德陷阱的答案。

对于我来说，故事是一条船，我更希望我的读者因故事而来，看到的能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长河。正如我写《半月传》之前，我想写的并不是个人，而是想写那个春秋战国的时代。因为有了这些个体的爱恨情仇的故事，才能让更多的读者愿意去静下心来，去关心那个离我们很遥远的时代。

这艘船，可以是一位女性，当然也可以是男性。比起后天赋予的性别壁垒，我更在意的是，这个时代哪一个个体来代表更合适？谁能够承载起航行的责任，将读者带到历史的镜面前？

我选择萧燕燕成了这个落点，承载起了那个时代转折变迁的最大故事量，成为那一艘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引渡到人们眼前的小船。但同时，历史的镜像不会只有她一个人的悲欢，萧燕燕的亲人和爱人，萧燕燕一生路过的君王、朝臣，甚至仅仅是惊鸿一瞥的某个小配角，他们不是彼此的敌人，而是彼此的镜子，折射当时在民族融合的十字路口，不同身份、位置的人面临的选择和他们背后的得意或失落。

从《半月传》到《燕云台》，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头10万字写完时，我自己回头看很不满意，因为整体的文风还停留在《诗经》《楚辞》《战国策》的典雅中。于是我放下电脑，来到赤峰，站在大草原上，站在辽上京遗址上感受着草原民族粗犷直白的感觉，我找到了感觉，把之前的10万字放弃，然后重新开始。

而这种改变，开始甚至会被误读，会被喜欢我作品的亲友读者质疑文笔是否退步了，是否失去了我曾在《半月传》中的那种文质彬彬、典雅优美？而恰恰在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这种质疑恰恰说明我的创作路子对了。创作要从故事本体出发，让写先秦的故事有先秦感，而写辽国的故事有草原感。如果只求“文笔”或者“典故”就只是一种炫技。而小说写作中，不符合创作意图，没有必要的炫技就是浪费和臃肿。

对萧燕燕描写是一种新的类型，她不同于我以往创作中的人物，是自带着极强大的压力，而对于创作者来说，压力越大，反弹越大，越有戏剧性。但萧燕燕不同，如果从历史材料来看，至少在她入宫以前的经历来说，她出身好、环境顺，就很难给她自身安排太大波折。所以我改变思路，从祥古山开始，先制造整体政治大情境和朝堂上的风云变化，来为萧燕燕安排情节，不去故意设置戏剧性的压弹簧，而是宁可从史料和情理出发的“顺着来”，虽然这对自己的创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但同样更能够找到因此而带来的兴奋感。

对于历史人物的创作来说，如果全部按照历史记载去创作，这就失去了小说的趣味性，如果天马行空地靠自己杜撰，这就是胡编乱造。所以我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更希望是在不动大历史的框架下，去填充这些人物之间的情感细节。而我想要的是把能找到的历史资料都找出来先放置好，就像一个法医把能拿到的骨头碎片和毛发都先放到一起，然后用自己的“DNA系统”也就是自己大量阅读海量历史材料所构建的体系，去拼凑出骨架，再慢慢长出肌肉，用DNA去还原这个人。让每一个人物都是用自己的性格去决定自己的命运。再从这些人物的选择当中倒推出历史进程中事件的可能模样。

当萧家的三个姐妹分别嫁给了皇族三支，故事就会逐渐走向高潮。耶律阿保机留下的三支都有机会争夺皇位，而三个姐妹都有能力辅佐自己的丈夫。当这些从小站在高处的孩子卷入政治漩涡的时候，很难不被权力影响。不管她曾经有没有说过自己对于权力的渴望，这份心思其实早就已经植根在她们的脑海里。这种原始的权力驱使，会让这三个姐妹朝着自己的性格和欲望而去。当我们赋予人物性格原动力，她们就会替我们作出应有的选择。所以故事写到最后，我自己也很感慨。每一份选择、每一份取舍都是基于人性的选择，而非“作者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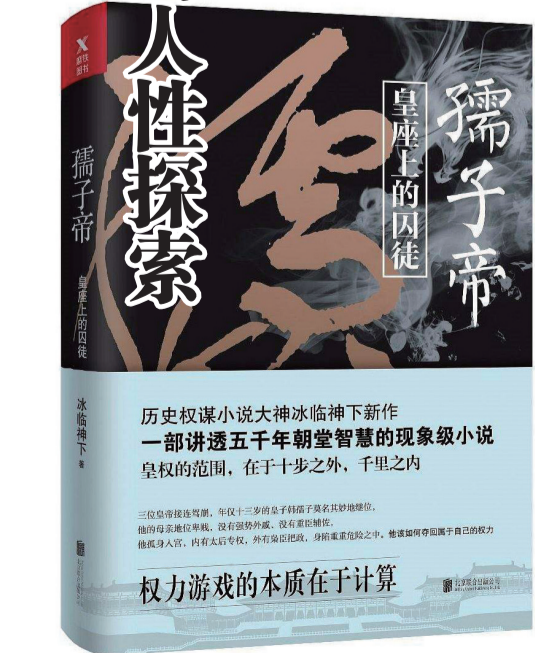
写作是一件苦事，也是一件乐事。研究一件事情，想明白它，再演绎出来，通过纵横的五千年，作者的内心也在不断地被扩展。这个学习新知和“破壁”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甚至不是创作出一个怎样的故事，而是创作中带来的对自我思想的冲击与洗涤。在我的多年的写作生涯里，创作过大量的对白、武俠、玄幻、言情等题材的小说，我认为它们都是有意义的，是在为我写历史小说练笔，帮助我更好地驾驭历史题材的创作。即便是现在，我依然觉得在浩瀚的历史面前，个人原有的视野和想象是相当局限和狭隘的。

我们常说“以史为鉴”，历史其实就像一面镜子，能够照出人类曾经所有的困惑、痛苦。这些情感是共通的，是能够超越历史、映照当下的。

##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蒋胜男

## 《孺子帝》：历史书写中的人性探索



历史权谋小说大神冰临天下新作 一部讲透五千年朝堂智慧的现象级小说 皇权的范围，在于十步之外，千里之内

权力游戏的本质在于计算

网文历史题材小说的精彩在于对人性的刻画，如何写出人性之深刻、幽暗是不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和大多数历史小说相似，《孺子帝》中最终君临天下的韩孺子和作者冰临天下共同走向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孤独之中，读者读完也有怅然若失之感。

作者将韩孺子定格在教儿子们的画面中，与他从无法保全性命的傀儡一步步地夺得大权、赢得天下不同，皇子们有更多的保障，皇权似乎已经在“十步之内”，但他讲授的第一课便是心存敬畏。他讲述道：“这世上有一个神秘组织，暗中操纵朝廷，甚至策划刺杀，朕一直在寻找他们的下落，等你们长大了，要继续寻找。”这番话的语调听起来与老对手“望气者”别无二致，而打败鬼神大单于之后的孺子帝，似乎已经“默许”了朝堂之上的种种“惯例”，他曾与对自己不忠的宰相和干预朝堂的中书舍人斗智斗勇，并且使得两人“销声匿迹”，可对于这二人的孩子重归朝堂，韩孺子全部顺从了大臣们的看法，全无反抗。

就如同杨奉拼死找寻的望气者“淳于泉”竟然是自己多年前参与编写的一本书——造反之书也便是帝王之术；韩孺子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掌握皇权的“最强至弱”的混合体。看似是皇帝赢了，但他不知不觉地成了新的望气者，并且接受了朝廷的“惯例”；看似是皇帝输了，可是

他已然知晓并且掌握了“顺势而为”和如何将“惯例”为自己所用。在输赢之间，冰临天下选择了一种置身事外的语调来描述最后一章的韩孺子，和从权力下求生存、战场上求胜利、朝堂上斗谋略相比，帝王更像是活在史书中的神话，他已是“孤家寡人”，直到作者也离开了他。

和被迫匆忙放置在皇位上的韩孺子一样，读者也由一个冷冰冰的太监带到了朝堂之上，被迫开启了成长之旅。为了使得从未触及权力的丫鬟等尽快熟悉朝堂的情况，作者为韩孺子带来一个同样争夺帝位并且滔滔不绝的东海王，而作为帝师的杨奉总是一字千金。与顽劣粗鲁的崔腾、有勇无谋的樊撞山、老谋深算的杨奉、贤良淑德的皇后、忠心耿耿的张有才以及斗智斗勇的群臣的塑造不同，韩孺子和东海王是在变化的，并且是互为对照的。

初来皇宫，孺子懵懵懂懂，思母心切；东海王气势逼人，狡黠善变，胜券在握。小说结尾，西方来犯，韩孺子深入险境，虽无把握，却稳如泰山，不露声色；东海王深入敌营，虽内心恐惧，但面不改色，嘲弄敌人，不惧生死已是焕然一新。和成长得太快的韩孺子相比，东海王更贴近于人的形象。但在冰临天下笔下，他已然塑造了一个足以让读者信服的角色，韩孺子将自己的影响力逐渐从“十步之内”扩展到“千里之外”，与其他的网络小说相比，主角“金手指”开得较少，而且时有寻常人的描写，在崔家遇刺之时，无力反抗，对刺客而言是个“脸色苍白的青年男子”，受伤后气脉混乱躺在宫中，嗓子常有咕嘟之声，毫无威严可言。可是和他人相比，文中少有韩孺子面貌描写，谋略非常人可比，碾压读者不在话下，是个半人半神的人物。

冰临天下对小说中次要角色常常采用的描写方式是只露冰山一角，引人遐想，等到此人全貌尽显，读者才恍然大悟，却无法评判。有官员萧肃，初与孺子交锋就是冠军侯阵营一员，多次使计未成，却在城墙之下，匈奴阵营以死明爱国之志；花缤自称英雄，却临危背叛友人，大难当头全无一言，倒像个市井之民，可也就是这个人在国家危难之际想出火攻敌人的法子……书中人物众多，勋贵大臣、家中女眷、江湖好汉、军中将领都是同中有变。同为久居深宫的太监，景耀自小入宫，擅察言观色，懂趋利避害，计算谋略都不差，而与之对照的杨奉却是读书人出身，又参与江湖事务，虽地位在景耀之下，胸怀却非对方可比。

因此，当皇帝感叹“非人之难”的时候，读者也在感叹从不同维度才能对人、对事有所理解，可想而知，书后的作者已经达到了目的。他早就借杨奉之口开诚布公地说道，“人可以自私，但不能自私到以为别人不自私。”人之所以自私，正是因为站在自我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而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大多数是站在一种“无私”的视角之上，他极少对人物做出是非判断。于东海王而言，母为王妃，舅舅掌握军队大权，自幼教育便为帝王之道，当然嫉恨出身低微的韩孺子坐上王位；于韩孺而言，本意讨好皇帝和太后，在自己的地界搜刮点民脂民膏而已，为何皇帝再三阻挠，“逼迫”之下才造反之作也……

作者也用大量篇幅描写皇帝与大臣之间的试探和对谈来塑造人物，仁义与谋略的关系、惯例的作用、后宫与朝堂、求稳与冒进等等都在论辩之中。在他们争斗中，读者很难只站在皇帝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冰临天下借臣子之口也能讲述出令人信服的道理。这不得不想到“复调小说”，各方发表意见，却不能说服对方，直到作者也不知道谁对谁错了，只能让西方的“鬼神”大单于暂时地打乱这一场君臣之辩。

《孺子帝》是一部野心之书，气势宏大，构思巧妙，人物丰满，美中不足之处是读时常有说教之感，或许这也是作者写作之时由所思哲人入手设计人物、构思情节的原因。